

 大西部行走



中國新天府

唐荣尧 著

上天的眷顾

自然的恩赐

塞上的江南

被风沙湮没的历史

被历史收藏的人物

被人物演绎的风云

这就是你想知道的宁夏平原

青海 人民出版社

013036819

1267.4
277

唐荣尧 著

宁夏平原，被上天忽略的人工绿洲

山河相间，搭建出一轴地理画卷

扉页上悄然递出自己的名字：宁夏平原

一地花香，滋润出四季的丰盈和优雅

长袖挥舞，吹送出自己的籍贯：宁夏平原

落地的歌词，注解一方天府之地的丰足和自信

最吸引人的章节，是亮相于中国版图深处的笑容

耕作者，或依然手搭凉篷望天

或挤在通往城市的长途汽车上

梦里江南的模样，被一道道渠水清唱

一豆旧时的乡野灯光，映照夜读阿甸的肃穆

译经者的沉默，被铁色的黎明收走

消失的僧侣，路过的旅者，异乡的民工

在九月的清凉月光下，集体默念——

“云在天上，家在心中。”

2010年2月26日，贺兰山下



国鸿题

中国新天府

青海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6448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天府 / 唐荣尧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225-04538-2

I. ①中… II. ①唐…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8823 号

中国新天府

唐荣尧 著

出版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刷 青海日报社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张 1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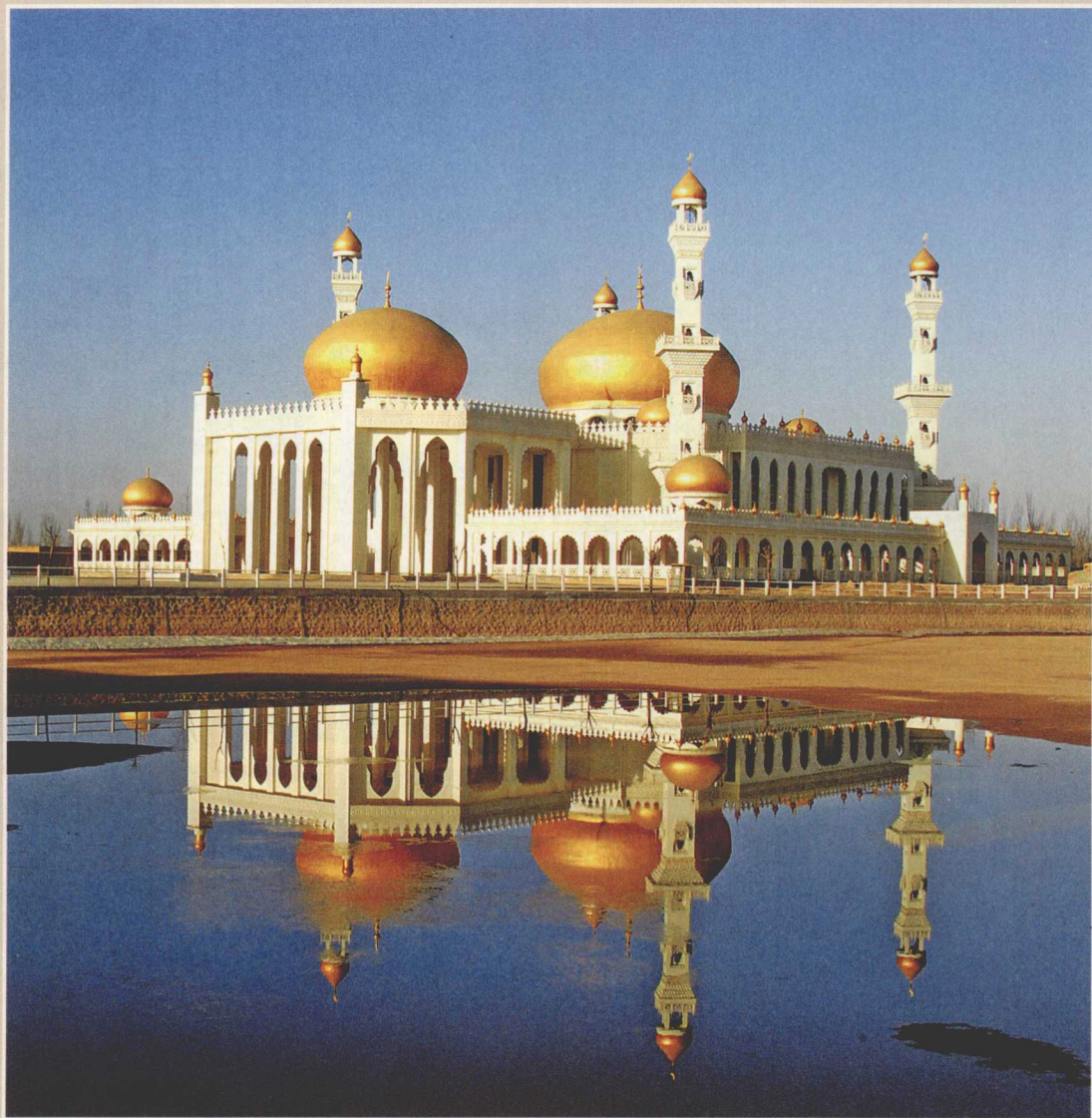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5-04538-2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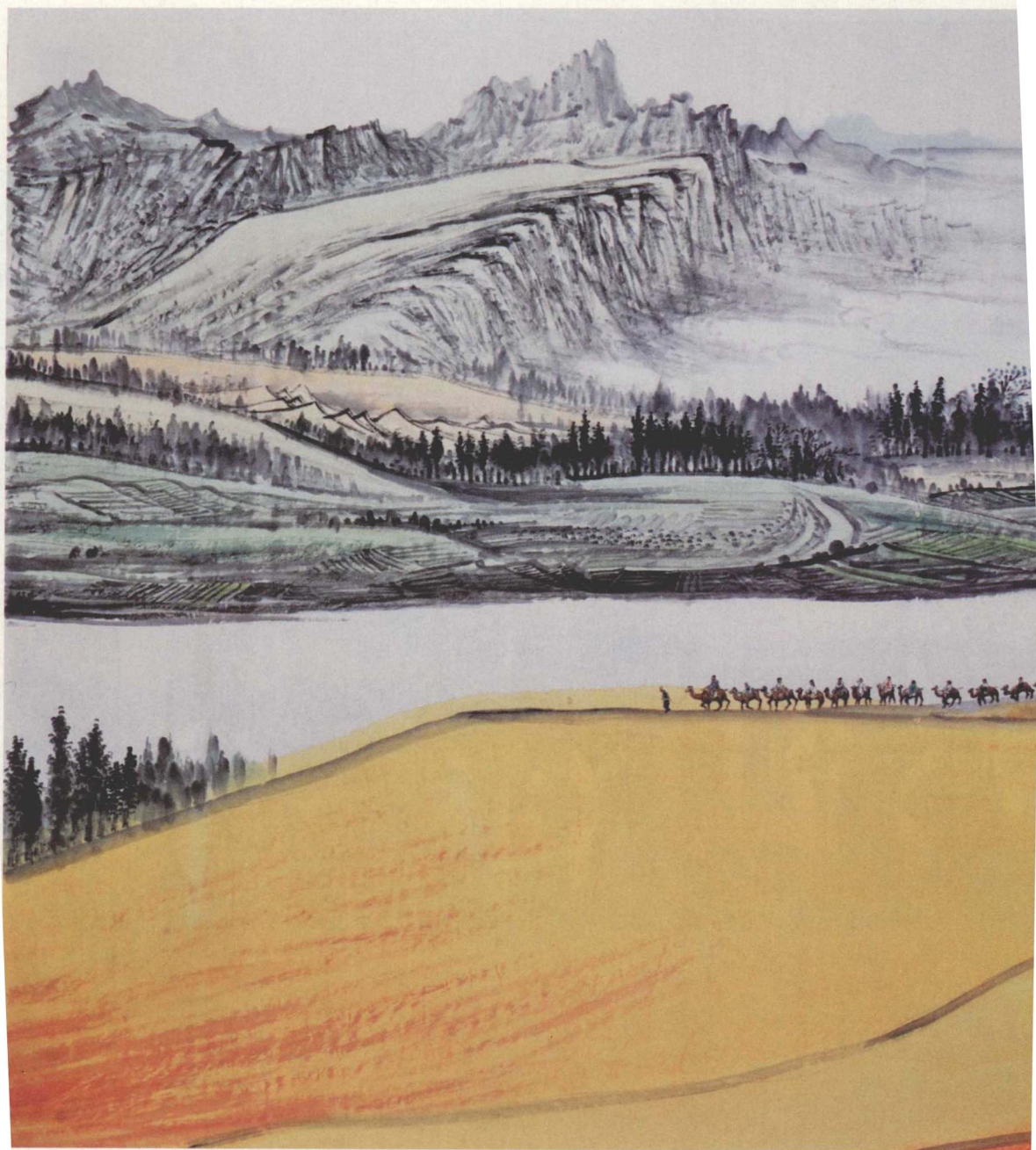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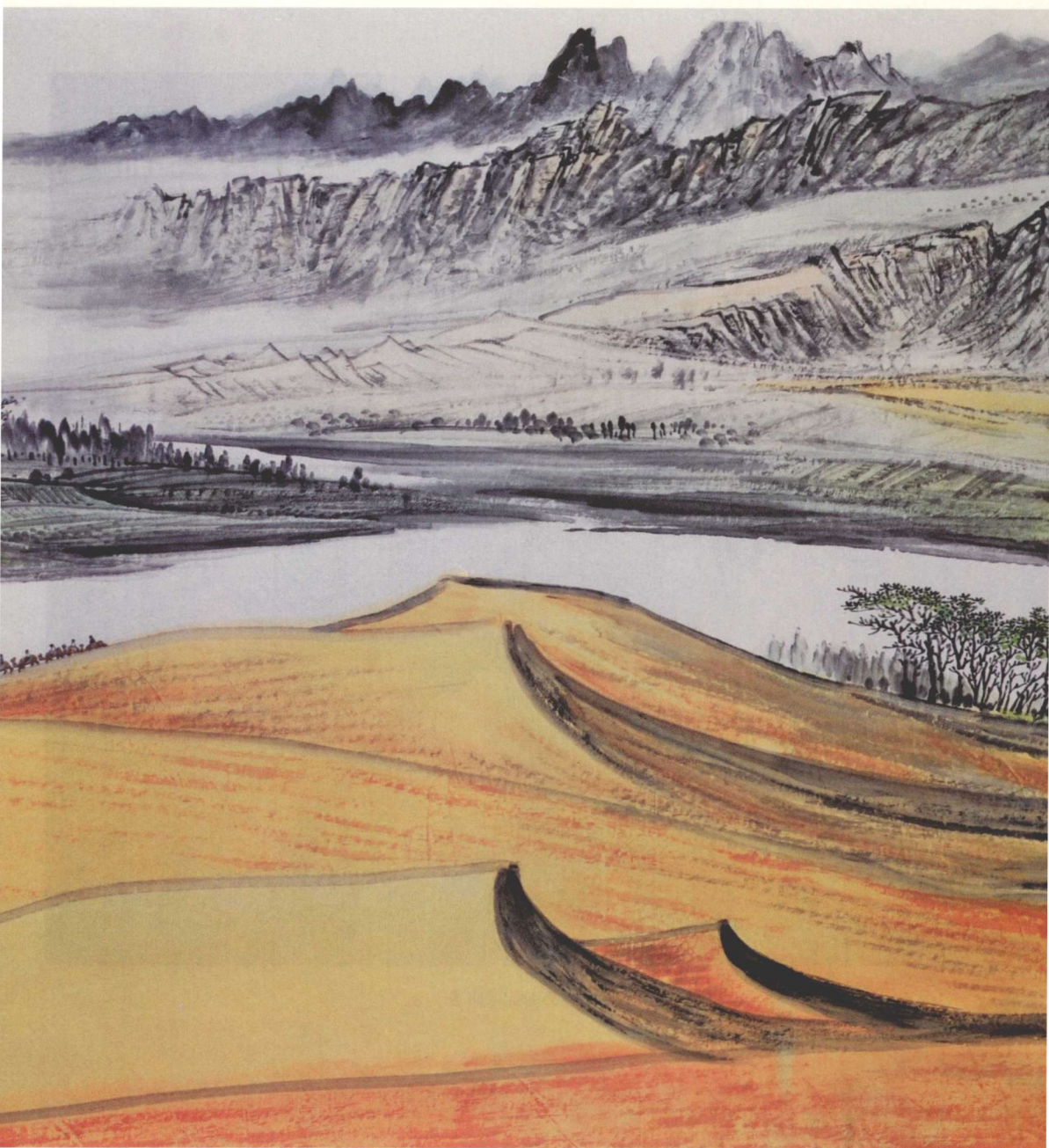
回族博物馆





寺边的生活(高春雨 摄)





沙水合绘出的大美画卷(由“塞上画派”艺术研究会提供)



付世文的油画作品《油香》

务实的写作

石舒清

1

虽说和唐荣尧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但十多年来，细数我们的见面，却也不过三五次而已，然而每次见面，这个人都会给我留下很特别的印象。他总是行色匆匆，去来无定。在许多活动里，在许多场合，唐荣尧未必是出头露面的人，他甚至给人一种混迹其中，自甘埋没的感觉，但只要了解内情，就会清楚他实际上是其中很活跃很重要的因素，和那一个个百无聊赖，眼神空洞的人即使同桌并座，也是全然不同。他好像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个频频到来的计划和行动中，一个行动未已，一个又到手上。能如此作为的人，不只需要旺盛的精力，还要具备一定的使命感吧。因写这篇短文，很自然地想起和唐荣尧有关的两件事来，一是某次我到汽车站送女儿回老家，在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忽然看到唐荣尧带着两个孩子，顶着烈日匆匆走来，原来正值假期，为了使孩子多点见闻和阅历，他特意带他们去某个景点一游，看着这一家三口头戴遮阳帽远去，我是很感慨的。有这样一个脚勤又富远见的父亲，自然是孩子们的幸运吧。对照自己，不免惭然，我教育孩子，没有特别的招数，不过放任自流罢了。说真的，当时看着荣尧兄带孩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一动，我想，不回老家了，跟了这一家三口同去吧。老家年年回，年年老样子。但也只是这样子想想而已。远足不应出于一时冲动，

而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或者必要的生活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一个写作者的必由之路亦是成功之道，我的懒于行动，给我的人生和写作一定造成了相当的局限吧。那次的车站偶遇，也许是感慨系之的缘故，给我很深的印象，而且渐渐地有了某种象征意味似的，总是感到一个优秀的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好学的孩子，在被烈日晒得发亮的车站上，意气勃然，亟待远游……另一件事情说起来和张承志有关。张承志来宁夏，在一家报纸供职的朋友就问我，已探得张先生来宁信息，你们都是回族作家，能否从中运作，采访到张先生，我一口回绝。一来我虽然很仰慕其人其文，但确实不认识张承志，至今未能谋得一面；二来张素来不喜欢无干的人打扰，不喜欢接触媒体，于此种种，早有耳闻，强人所不愿之事，不是自讨没趣么？朋友总不甘心，觉得机会就在身边，浪费实在可惜，我说不必徒劳，没有人能在这个事情上说动张承志的。但是第二天翻阅当地一家报纸，我大吃一惊，好像我的谎言被公然揭露了似的。我看见一篇关于张承志的访谈，赫然眼前，采访者谁？不是别人，正是唐荣尧。我怀着很是复杂的心情看完了那篇访谈，访谈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唐记者，他是运用了什么手段，竟使一个极守原则的人为他而网开一面呢？此后不久，即在一个聚会上碰到唐荣尧，他依然一副行踪无定，不过偶然显身此处的样子。旁边的一个同伴正帮他在电脑里记录着什么，唐荣尧和我都是 AB 血型，可是看看这两个同一血型的人，一个行者无疆，一个独守斗室，哪里有分毫相似处。他说他新近写了一部书，如果我有兴趣，可给我看看。老实说，看一部几十万字的作品，我是头疼的。但是唐荣尧已经是让我有了探知兴趣的人，不妨看看，这样一个惯于行动的人，会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

2

这是一本写宁夏的书。

这也是我认真阅读的唐荣尧的第一本书。此前还读过他的一部诗集。除了感受到字里行间飞溅的一些才华才情外，没有格外特别的印

象。

但是这本写宁夏的书，这部写给宁夏的书，却不是一部寻常之书。

现在读许多草草而成的书无疑是一件苦差事，但是这本书我却读得兴味盎然。

虽然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可这本书里的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而作为一个土著，这些东西又是很有必要知道的。

你从怎样的一个历史中走来，你在怎样的一个现实里活着，读着这本书，会给你一些答案。

我把唐荣尧的写作和自己的写作做了比较，我的结论是，比较于我，唐荣尧是一种务实的写作，这种“实”，那么牢靠，沉甸甸的。现在不少人一个月即可以写一部长篇的，但是唐荣尧的这部作品，即使是出于捷足快手，也绝不可能于短期内完成，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计算出其中的劳动量，那么多的资料收集，那么多的实地考察，那么多的淘汰取舍，那么多的情感投入和奔走呼号。不拈轻避重，不自设禁区。下笨苦，做累活。这样的行动者和写作者，在我们周围实在是看不见了。

唐荣尧虽亦是宁夏的邻居，但并不是宁夏人。

作为一个宁夏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应该感谢这个人，感谢他为我们写出了这样一部有分量的书。

2012-3-12

(作者为中国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自序

一个人生命中的首要功课应该是感恩。我感恩的对象很多，比如给我生命的父母、点燃我前行之路上慧灯之光的上师、教会我掌握生存所需知识的老师、帮助我顺利地行进在人生之途的亲朋好友，自然也有那些以伤害的形式增加我持力和为善者自信的人。然而，在这里，我想感恩的是这块叫宁夏平原的地理单元。

1999年12月18日，我正式以一个定居者的身份开始在银川生活。刨去我在外行走、采访、度假的日子，每年少算也有100多天在这里度过，按一天吃一斤粮食的量计算，天！我耗费了这里的1000多斤粮食了，何况，还有蔬菜、水果、水、酒等，仅从物质角度来看，我没有理由不感恩这个城市，和供给这个城市粮食、水果的宁夏平原。然而，当我意识到我该感恩时，竟然发现对她的回报太少，真的，我不能拿自己的职业作为回报，或许，它更是我养活家小的一份工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真不如那些耕作的农夫、在城市里留下建筑的民工，更不如那些往返于城乡、带给这片土地商贸的商人。我只能感谢命运赐予我有了亲近文字的能力和机遇，我想，我也只能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了，因此，有了发自内心本愿的这本书。

放在中国的大地理版图上，看这块被山河（贺兰山和黄河）合围出的绿洲，我真的发现它确实被掩隐在中国深处：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乌兰布和沙漠、鄂尔多斯高原、毛乌素沙漠、绵延数百公里的枯黄穷山围拢出的一个“屏障”，隔住了外界打量这里的目光，自然也就阻挡住了这里向外展示自己的脚步。然而，就像我1999年来到这里后的惊呼一

样，我想，任何一个带着平等或敬重眼光打量的人，一旦真正了解这种地理地貌和环境包围下的地域，因为千百年来生活于斯的民众对山河利用、改造出的这方人工绿洲，同样会心神震惊的。我在本书中，试图以地理学、地貌学作为入口，向读者推开一扇人文解读宁夏平原的窗户。

宁夏平原，较中国的东部地区而言，这是一片自然海拔意义上的高地，但从国人对其了解的程度来看，这里又是一片人文意义上的低地。夹在这“高地”与“低地”之间的宁夏平原，又有着怎样的人文内涵呢？我力图在这本书里以历史学作为切入角度，试图给读者勾画出一幅宁夏平原上人文、历史的立体画卷。

按照中原王朝的传统思维，秦汉时期对宁夏平原的征服以及设立郡县，改变了此前中原王朝“圣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远矣”的局面，也使宁夏平原从此走进中原王朝的文明体系的评判中，使这里及其北部、西部众多游牧部族掌控地区结束了“荒远”的地理角色。然而，在秦汉军事势力渗透到这里前，确切说是3万年前，从西伯利亚而来的“水洞沟”人已经创造出了令人惊奇的文化，这种文化遗迹点更是成为解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序幕；而围绕着宁夏平原的贺兰山、香山深处，一处处刻在石头上的岩画，无疑是史前人类灿烂文化走廊中精彩的一段；当先秦王朝纵横华北、中原以横扫六国疆域时，生活在宁夏平原的戎部族成为先秦最大的边患，以致其不得不修筑长城来防御，如今，散落在宁夏平原南部的固原一带的战国长城在残阳里无声叙说着这一令先秦王朝羞色满脸的历史，那时的宁夏平原，何曾失色于历史版面？

即便这样，古代的修史者，给后人留下的宁夏平原，依然是游离于中国主流视野之外的蛮荒之地。戎和狄退席之后，这块土地先后被匈奴、突厥、铁勒、昭武九姓、吐蕃、回鹘、回纥、党项、蒙古等游牧部族的铁骑踏过，他们在这里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文明痕迹，使这片土地充满了美丽和神秘，这里的人文内涵被马背上的笑容或自信之盏点亮——这些光芒显然是远离正统的华夏文明的大光圈之外的，即便有以北魏拓跋政权、党项大白高国等游牧部族为主体的王朝形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异形制度”出现，也被传统史学视为异端。这些，对中原之外的

宁夏平原甚至西北、东北、西南的历代少数部族建立的王朝政权来说，是有失公允的，长期缺席于中国大历史的命运遭际，该到重写的时候了。我试图在这本书中完成对这种历史上的误解的拨正。

黄河在万里流程中，流经贺兰山下的 390 多公里地带，形成了一片山河隐地，造就了这块土地的肥沃和富足，养活的不仅是不同时期在这里生存的人民，更有那些含在其中的历史故事、民间传奇、野史艳史，尽管更多的文字之外、“正史”之外的文明痕迹随着黄河水的涛声，或积淀于历史深处，或烟云飘散而远，以致使一部真正能书写其辉煌和真实的书籍的出世，显得那么困难，我希望这本书能担当其中的责任。

宁夏平原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错带上。人类进入工业时期后，这里的一切改变得那么迅速，城市的出现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局。尤其是人类进入 21 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已经跳出了企业和资源的圈子，变成了大城市群的竞争，因为它们决定着某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经济话语权。宁夏平原因为聚集了城市群而拥有了整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话语权的绝对优势：平原上 3 个地级市、6 个县市和若干个建制镇为基础的城乡集合体，占宁夏 43.2% 的土地面积，积聚了占宁夏人口总数 63% 的 410 万人口（其中城镇人口 270 万，占 84% 左右），同时积聚了宁夏 85% 以上的产业，创造了 90% 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这本书中对宁夏平原上现代文明的书写，旨在告诉读者另一个信息：除了拥有古代农业文明的资源外，宁夏平原照样拥有宁夏大地上绝对数量的现代文明资源。

在这本书里，我尽量避免去简单地梳理宁夏平原的历史脉络——那是历史学者们做的功课；也不是在简单的地理地貌学指引下做地理简介——那是地理学者们的课题或资金项目；更不是时下诸多在旅游时代显得时髦而时尚的以风俗介绍为主的著作——那是旅游部门组织作家完成的事情；当然，更不会是那种依靠大量精美图片进行“看图识字”式的书籍了——那是一味追求经济效益的一些出版者的所为。我始终认为，真正在历史地理视野下审视一个地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著作，应该是将地貌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行政地理学等融为一体的，将文学、地理学、史学、民俗、宗教、人文等融为一体

的，是跳出单纯的地貌解读、导游词式的伪风俗描述和地理环境进行表面解说框架的；也应摆脱将某一地区或地理单元范围内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简单排列的所谓某某地区通史、简史的窠臼；更应排除将人文地理粗暴地理解为某一地区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地理地貌的做法。真正的人文地理著作是站在自然环境和地理风貌的基础上，以某一地理单元为载体的自然生态环境演变，文化地理演变，社会或行政地理更迭，历史人文事件，人与空间的关系（地理环境下的战争、开发和利益驱动下的较量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立体、多元的挖掘和展现出来的作品。

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荒诞派戏剧代表人物、诗人哈罗德·品特说过这样的话：“当你不能写作时，就被放逐了。”我清楚，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就被放逐了，被主流写作放逐了。我不是被养活着的专业作家，我的每一部作品也不是某一学派或利益集团赞助下的应景之作，更不是某一种权利话语语境下被动应付的作品。从这个角度而言，它们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比起权利话语和金钱支配下的那些“著作”，比起那些要拿文字换取职称、浮名、功利的“专著”来，它是干净的，是我对这片土地感恩的体现。

人文这个词汇早就出现在中国的古典著作中，《易·贲》里如此阐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即指诗书礼乐及其教化，也就是“理想的人性”和“文化的教化”。后工业社会步经信息社会时期，人类更多的处于经济利益考虑，注重科学发展的同时，逐渐少了些人文关注。人文类的文章正在远离着人们的视线，一个主要原因是真正的人文地理写作要在大量占有史料、消化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田野考察，这两条路径都会加大一篇人文类文章的写作成本。而在一个浮躁的时代，阅读者在一种轻阅读心态下，不自觉中宁愿被那些表层的、浮夸的甚至是伪虚的文章俘虏，也不愿静下心来，静静展读人文类文章带来的享受，这两者的合谋，使得真正体现人文特性的文章正远离着时代的视线。所以，这本书显然不会是那种快速阅读的，注定也不会是畅销书。

从人文书写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是有自己特色的，从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进行历史、地理、人文三种视角关照下的个人见解，这种声音在

一个失却写作尊严的时代里，是沙哑而悠远的——前者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努力恪守的纯正之声；后者是因为自己艰难地在大量书籍中穿行，经过甄别和筛选后，将那些隐藏在所谓正史后的伪相剥去，将田野里穿行后的丈量和体察结合在文字中。基于这双重的穿行后的写作，我就有权力欣赏这本书带来的自信，它会远离广告式的炒作，静静地躺在某位读者的书架上或图书馆里，等待一双想认真解读宁夏平原的眼睛，等待一双手轻轻拂去上面的轻尘，被它引领进一个有关宁夏平原的书香里，会将你带进你不知道的宁夏平原！

2009年2月5日初稿于甘肃寿鹿山下一条山

2010年2月26日修改于宁夏贺兰山下载水岗

2012年12月12日三稿于宁夏贺兰山下载水岗